

鏡

花

緣

鏡花緣卷十一

第五十三回

論前朝數語分南北

書舊史揮毫貫古今

話說唐閩臣知章亭學問非凡若談經書未免徒費唇舌因他遠居外邦或於中原史鑑未必留神意欲以此同他談談看他怎樣因說道請教姐姐貴邦歷朝史鑑自然也與做處相仿可惜尊處簡策流傳不廣我們竟難一見姐姐博覽廣讀做鄉愿朝史書該都看過卽如盤古至今年歲多少前人議論不一想

高明自有卓見了亭亭道妹子記得天朝開闢之初自盤古氏以及天皇地皇人皇至伏羲氏其中年歲前人雖有二百餘萬年之說但無可考春秋元命包言自開闢至春秋獲麟之歲凡二百二十六萬七千年而張揖廣雅以三皇疏仡之類分爲十紀共二百七十六萬歲與元命包所載參差至五十萬年之多妹子歷稽各書竟難定其是否至年歲可考惟伏羲以後案孔安國尙書序以伏羲神農軒轅爲三皇班固漢志以少昊顓頊帝嚳帝堯帝舜爲五帝三皇共計一千八百八十年五帝共計三百八十四年其後

夏商至今皆歷歷可考了。若花道近日史書都以天干地支紀年。此例始於何時。至今共有若干年了。亭亭道史書以干支紀年。始於帝堯。自帝堯甲辰卽位。至今武太后甲申卽位。共三千四十一年。若以伏羲至今而論。共五千一百五十三年了。聞臣忖道。我們中原南北朝。往往人都忽略大約他也未必透徹。何不將此考他一考。因說道。請教姐姐做處。向有六朝。五代南北朝。不知貴處作何區別。亭亭道妹子記得當日吳孫權及東晉宋齊梁陳。俱在金陵建都。人皆呼爲六朝。宋齊梁陳隋。爲時無幾。人或稱爲五代至

南北朝之分始於劉宋終於隋初宋齊梁陳在金陵建都所以有南朝之稱元魏高齊宇文周在中原建都所以有北朝之稱那時天下半歸南朝半歸北朝彼此各據一方不相統屬以南朝始末而論宋得晉朝天下共傳五主被齊所篡齊傳七主被梁所篡梁傳四主被陳所篡陳傳五主被隋所篡南朝共計一百六十八年以北朝始末而論魏在東晉時雖已稱王幅幘尙狹及至晉末宋初魏才奄有中原謂之大魏傳了一百四十九年到了第十三代皇帝因臣子高歡起兵作亂魏君棄了本國逃至關西大都督宇文

文泰處就在關西爲帝人都叫作西魏傳了三帝計二十二年被宇文泰之子宇文覺篡位改爲周朝那高歡逐了魏君又立魏國宗室爲帝人都叫作東魏在位十七年被高歡之子高洋篡位改爲北齊那時北朝分而爲二一爲北齊一爲周朝北齊傳了五主計二十八年被周所滅周傳五主前後共二十六年被臣子大司馬楊堅篡位改國號爲隋隋卽滅了陳國天下才得一統此是南北朝大概情形妹子道聽塗說不知是否尙求指示若花道剛才阿姐言夏商至今歷歷可考其年號名姓也還記得大概麼聞臣

忖道：「怎麼若花姐姐忽然問他這個，未免苦人所難了。」只聽亭亭道：「妹子雖略略記得，但一時口說恐有訛錯，意欲寫出呈教二位姐姐，以為何如？」若花點頭道：「如此更妙。」亭亭正在磨墨濡毫，忽見紅紅婉如從外面走來，大家見禮，讓坐。亭亭問了婉如姓氏，又向紅紅道：「姐姐才到海外，為何忽又回來？」紅紅見問，觸動叔叔被害之苦，不覺淚流滿面，就把途中遇盜後來同閨臣相聚的話，哽哽咽咽告訴一遍。亭亭聽了，甚為嗟歎。眾人把紅紅解勸一番，這才止淚。亭亭鋪下牋紙，手不停毫，草草寫去。四人談下多時，亭亭寫

完大家略略看了一遍莫不讚其記性之好。聞臣道：這是若花姐姐故意弄這難題目。那知姐姐不假思，索竟把前朝年號以及事蹟一揮而就。若非一部全史瞭然於中，何能如此。妹子惟有拜倒轅門了。亭亭道：妹子不過仗着小聰明，記得幾個年號，算得甚麼。姐姐何必如此過獎。紅道：姐姐你可曉得他們三位來意麼。亭亭道：這事無頭無腦，妹子何能得知。紅就把途中結拜今日來約赴試的話說了。亭亭這才明白。因忖：一忖道：雖承諸位姐姐美意，妹子上有寡母，年已六旬，何能拋撇遠去。我向日雖有此志，原



想隣邦開有女科或者再爲馮婦之舉今天朝遠隔天涯若去赴試豈不違了聖人遠遊之戒麼閨臣道姐姐並無弟兄何不請伯母同去豈不更覺放心亭亭歎道妹子也會想到同去庶可放心奈天朝舉目無親兼且寒家素本淡泊當日祖父出仕雖置薄田數畝此時要賣不足千金何能敷衍長途盤費及天朝衣食之用而且一經賣了日後回來又將何以爲生只好把這妄想歇了閨臣道只要伯母肯去其餘都好商量至長途路費此時同去乃妹子舅舅之船無須破費一文若慮到彼衣食寒家雖然不甚充足

尚有良田數頃，兼且閭房儘可居住。况姐姐只得二人，所用無幾，到了敝處，一切用度俱在妹子身上。姐姐只管放心，此地田產也不消變賣，就託親戚照應將來，倘歸故鄉，省得又須置買。如此辦理，庶可兩無牽挂。亭亭道：萍水相逢，就蒙姐姐如此慷慨，何以克當。容當稟請母命，定了行止，再去登舟奉謝。紅紅道：姐姐你說你與閨臣妹妹萍水相逢，難道妹子又非萍水相逢麼？現在我雖係孑然一身，若論本族，尚有可投之人。此時近在咫尺，無如閨臣妹妹一片熱腸，純是真誠，令人情不可却，竟難捨之而去。今姐姐承

他美意據妹子愚見且去稟知師母如果可行好在  
姐姐別無牽挂即可一同起身不由分說携了亭亭  
進內把這情節告知緇氏原來緇氏自幼飽讀詩書  
當日也會赴過女試學問雖佳無奈論他不上後來  
生了亭亭夫妻兩個加意課讀一心指望女兒中個  
才女好替父母爭氣誰知仍舊無用丈夫因此而亡  
緇氏每每提起還是一腔悶氣今聽此言不覺技癢  
如何不喜當時來到外面衆人與緇氏行禮緇氏向  
閹臣拜謝道小女深蒙厚愛日後倘得寸進莫非小  
姐成全但老身年雖望六志切觀光誠恐限於年歲

編氏年已  
花甲猶

此豪典我

才弱冠却

已處兼顧

尤能每愧

請

次剛

格於成例不獲叨逢其盛尙望小姐俯念苦衷設法  
斡旋倘與盛典老身得遂一生未了之願自當生生  
世世永感不忘閨臣道伯母有此高興姪女敢不仰  
體將來報名時年歲雖可隱瞞奈伯母鬢多白髮面  
有皺紋何能遮掩緇氏道他們男子往往嘴上有鬚  
還能冒籍入考何況我又無鬚豈不省了拔鬚許多  
痕跡若愁白髮我有上好烏髮藥至面上皺紋多擦  
兩盒引見胰再用幾匣玉容粉也能遮掩這都是趕  
考的舊套並且那些老童生每每挂了拐杖還去小  
考我又不用拐杖豈不更覺藏拙若非貪圖赴試這

不必充要  
赴試只要  
不放亭亭  
不怕閩臣  
不為幹煇  
潘氏可謂  
善於詞令  
矣

勝之

樣迢迢遠路老身又何必前去倘無門路可想就是  
小女此行也只好中止了閩臣聽了爲難半晌道將  
來伯母即赴縣考或赴郡考還可弄些手脚敷衍進  
去至於部試殿試法令森嚴姪女何敢冒昧應承繼  
氏道老身聞得郡考中式可得文學淑女匾額倘能  
如此老身心願已足那里還去部試閩臣只得含糊  
答應俟到彼時自當替伯母謀幹此事繼氏聽了這  
才應允同到橫南亭亭命兩個女童各自收拾回去  
將房屋田產及一切什物都託親戚照應天已日暮  
林之洋把行李僮人挑了一齊上船呂氏出來彼此

拜見船上衆人自從喫了清腸稱腹中並不覺餓闈臣姊妹只顧談文更把此事忘了亭亭却足足餓了一日幸虧多九公把米買來當時收拾晚飯給他母女喫了閒話間姊妹五個復又結拜序起年齒仍是紅紅居長亭亭居次其餘照舊從此紅紅亭亭同緇氏一艙居住闈臣仍同若花婉如作伴一路順風前進轉眼已交季夏這日林之洋同闈臣衆姊妹閒談偶然談到考期若花道請問阿父此去嶺南再走幾日就可到了林之洋笑道再走幾日這句說的倒也容易寄女真是好大口氣紅紅道若據叔叔之言難

道還須兩三月才能到麼林之洋道兩三月也還不  
够婉如聽了不覺鼻中哼了一聲道若是兩三月不  
够自然還須一年半載了林之洋道一年也過多半  
載倒是不能少的俺們從小蓬萊回來才走兩月你  
們倒想到了俺細細核算若遇順風朝前走去原不  
過兩三月程途奈前面有座門戶山橫在海中隨你  
會走也須百日方能繞過連走帶繞總得半年這是  
順風方能這樣若遇頂風那就多了俺們來來往往  
總是這樣難道去年出來繞那門戶山你們就忘了  
閻臣道彼時甥女思親之心甚切並未留神今日提

起却隱隱記得既如此必須明春方到我們考試豈  
不誤了林之洋道俺聞恩詔准你們補考明年四月  
殿試你們春天趕到怕他怎麼亭亭道姪女剛才細  
看條例今年八月縣考十月郡考明年三月就要部  
試若補縣考郡考必須趕在部試之前若過部試何  
能有濟據叔叔所說豈非全無指望麼林之洋道原  
來考試有這些花樣俺怎得知如今只好無日無夜  
朝前趕去倘改考期那就好了聞臣聽了悶悶不樂  
每日在船惟有唉聲歎氣呂氏恐甥女焦愁成病埋  
怨丈夫不該說出實情這日夫妻兩個前來再三安



慰呂氏道此去雖然遙遠安知不遇極大順風一日  
可行數日路程甥女莫要焦心你如此孝心上天自  
然保護豈有尋親之人菩薩反不教你考試闈臣道  
甥女去歲起身時原將考試置之度外若圖考試豈  
肯遠出但前日費盡唇舌才把紅紅亭亭兩位姐姐  
勸來他們千山萬水不辭勞頓原爲的考試那知忽  
然遇此掃興之事甥女一經想起就覺發悶林之泮  
道海面路程那有定準若遇大順風一日三千也走  
五千也走俺聽你父親說過數年前有個才子名叫  
王勃因去省親由水路揚帆道出鍾陵忽然得了一

陣神風一日一夜也不知走出若干路程趕到彼處  
適值重陽都督大宴滕王閣王勃做了一篇滕王閣  
序登時海外轟傳誰人不知安知俺們就不遇着神  
風。如。果。才。女。榜。上。有。你。姝。妹。之。分。莫。講。這。點。路。程。就  
再。加。兩。倍。也。是。不。怕。林。之。泮。夫。妻。明。知。不。能。趕。上。考  
期。惟。恐。閨。臣。發。愁。只。好。假。意。安。慰。這。日。順。風。甚。大。只  
聽。眾。水。手。道。今。日。這。風。只。朝。上。刮。不。朝。下。刮。却。也。少  
見。林。之。泮。走。出。問。道。爲。甚。這。樣。眾。水。手。道。你。看。這。船  
被。風。吹。的。就。如。駕。雲。一。般。比。烏。騅。快。馬。還。急。雖。然。恁  
快。你。再。看。水。面。却。無。波。浪。豈。非。只。朝。上。刮。不。朝。下。刮。

麼。這樣神風可惜。前面這座門戶山攔住去路。任他  
只朝上刮。至快也。須明春方到嶺南哩。又走幾時來  
到山脚下。林之泮悶坐無聊。走到松樓。正在發悶。忽  
聽多九公大笑道。林兄來的恰好。老夫正要奉請有  
話談談。請教迎面。是何山名。林之泮道。俺當日初次  
飄洋。曾聞九公說。這大嶺叫門戶山。怎麼今日倒來  
問俺。多九公道。老夫並非故意要問。只因目下有件  
奇事。當年老夫初到海外。路過此處。曾問老年人。此  
山旣名門戶。爲何橫在海中。並無門戶。可通令人轉  
彎磨角。繞至數月之久。方才得過。那老年人道。當日

不通亦因  
穴而施  
隙卷

大禹開山、曾將此山開出一條水路、舟楫可通、後來  
就將此山叫作門戶山、誰知年深日久、山中這條道  
路、忽生淤沙、從中塞住、以致船隻不通、雖有門戶之  
名、竟無可通之路、此事相沿已久、不知何時淤斷、剛  
才我因船中幾位小姐、都要趕到嶺南赴試、不覺尋  
思道、如今道路尚遠、何能趕得上、除非此山把淤衝  
開、也像當年舟楫可通、從此抄近穿過嶺去、不但他  
們都可考試、就是我鳳雛、小春、兩個甥女、也可附驥  
同去、正在胡思亂想、忽聞濤聲如雷、因向對面一看、  
那淤斷處、竟自有路可通、林之洋也不等說完喜的

金一子一  
連忙立起看那山當中果然波濤滾滾竟不像當日  
湫斷光景正在觀看船已進了山口就如快馬一般  
攏了進去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唐放父女猶如寶母所在處奇珍畢聚蔬菴

鏡花緣卷十一

第五十四回

通智慧白猿竊書

顯奇能紅女傳信

話說林之洋見船隻攬進山口，樂下可支，卽至艙中，把這話告知衆人，莫不歡喜。次日出了山口，林之洋望着閩臣，笑道：「前日俺說王勃虧了神風成就，他做了一篇滕王閣序，那知如今甥文要去趕考，山神那替你開路，原來風神山神都喜湊趣，將來甥女中了才女，俺要滿滿敬他一杯了。」衆姊妹聽了，個個發笑。

閨臣道：此去道路尚遠，能否趕上也還未定。卽或趕上，還恐甥女學問淺薄，未能入選。無論得中不得中，倘父親竟不回家，將來還要舅舅帶着甥女再走一遍哩。林之洋道：俺在小蓬萊旣已允你，倘你父親竟不回來做舅舅的，怎好騙你？自然再走一遍。呂氏道：據俺看來，你父親業已成仙，就是不肯回來，你又何必千山萬水去尋他？難道作神仙長年不老，還不好麼？閨臣道：長年不老如何不好？但父親把我母親兄弟拋撇在家，甥女心裏旣覺不安，兼之父親孤身在外，無人侍奉，甥女却在家中養尊處優，一經想起更

是坐立不寧，因此務要尋着，才了甥女心願。一路行來，不知不覺到了七月下旬，船抵嶺南，大家收拾行李，多九公別去，林之洋同衆人回家，恰好林氏因女兒一年無信，甚不放心，帶了小峰、蘭音回到娘家。這日正同江氏盼望，忽聞女兒同哥嫂回來，大家見面，真是悲喜交集。閩臣上前行禮，不免滴了幾行眼淚，將父親之信遞給林氏，又把怎樣尋找各話說了。林氏不見丈夫回來，雖然傷心，喜得見了丈夫親筆家書，書中又有不久見面之話，也就略略放心。當時閩臣引着母親見了緇氏，並領紅紅亭亭前來拜見。



把來意告知林氏道難得二位姪女不棄都肯與你  
携伴同來若非有緣何能如此但既結拜嗣後一同  
赴試彼此都要相顧總要始終和睦莫因一言半語  
就把素日情分冷淡有始無終那就不是了衆人連  
連答應閨臣見了蘭音再三拜謝林氏道我自從女  
兒起身一時想起不免牽挂時常多病幸虧寄女替  
我煎湯熬藥日夜服侍就如你在跟前一樣漸漸把  
牽挂之心減了幾分身體也就漸漸好些如今縣裏  
雖未定有考期我們必須早些回去同你叔叔商議  
及早報名省得補考費事閨臣道母親此言甚是林

之洋道甥女如報名可將若花婉如携帶携帶倘中  
個才女回來俺也快活怎樣報名怎樣赴試這些花  
樣俺都不諳只好都託甥女了閩臣道舅舅只管放  
心此事都在甥女理料但若花姐如名姓籍貫可要  
更改林之洋道改他作甚若把女兒國本籍寫明俺  
更歡喜林氏道這却爲何林之洋道若花寄女本是  
好好的候補藩王因被那些惡婦奸臣謀害他才棄  
了本國俺要替他出氣因此要把他的本籍寫明林  
氏道寫明本籍何以就能替他出氣林之洋道寫明  
本籍將來倘在俺朝中了才女一時傳到女兒國也

教那些惡人曉得他的本領。他們原想害他。那知他在俺朝，御書轟烈，名登金榜，管教那些畜類羞也羞死了。閻臣道：如此固妙，但恐一人郡縣不淮，莫若紅紅亭亭兩位姐姐同蘭音妹妹，也用木籍，共有四人之多，諒郡縣也不至批駁了。婉知道，如果批駁，再去更換，也不為遲。林之泮道：俺們中原開科，外邦都來赴試，還不好麼？太后聽了，還更喜哩。當時多九公將甥女田鳳翔、秦小春，年貌開來，也託閻臣投遞。林氏帶了兒女，別了哥嫂，同紅紅、緇氏母女，坐了小船回家。唐小峰因見婉如所養白猿好頑，同婉如討來。

帶回家內史氏見姪女海外回來問知詳細不勝之喜並與繼氏諸人相見闈臣道叔叔今日莫非學中會文庶史氏道你叔叔自從姪女起身後本郡印太守有個女兒名喚印巧文意欲報名赴試因學問淺薄要請一位西賓印太守向在學中打聽你叔叔品學都好請去課讀後來本處節度竇坡竇大人也將小姐竇耕烟拜從本縣祝忠得知也將女兒祝題花跟着一同受業並且本處還有幾個鄉宦女兒也來拜從看文雖說女學生不消先生督率但學生多了今日這邊走走明日那邊看看竟無片刻之間今晨

絕早出去要下午方能回來。聞臣道：他們既在此地，做官大約均非本處人了。此時各處正當縣考，為何還不回籍赴試？史氏道：他們都因離鄉過遠，若因縣考趕回本籍，將來又須回來，未免種種不便。因此議定索性等冬初補考，一經郡考中式，即可就近去赴部試，倒是一舉兩便。並且他們因你叔叔今年五十大慶，都要過了九月祝壽，後方肯回籍。聞臣道：若果如此，我們倒可一聚了。不多時，唐敏回來，見了姪女，着了家書，這才略覺放心。聞臣引着叔叔，見了衆人，告知來意。唐敏道：我正愁姪女上京無人作伴，今得

這些姊妹我也放心恰好這日良氏夫人帶着廉兒  
燕錦隨駱紅蕖也從海外來到林家林氏問起根由  
良氏把前年唐敖拯救女兒後來尹元替小峰作伐  
各話細細說了林氏聽了無意中忽然得了一個如  
花似玉文武全才的媳婦歡喜非常良氏把駱紅蕖  
交代因本族現有嫡派意欲回到族中居住無如唐  
閨臣與廉錦楓一見如故彼此戀戀不捨不肯分離  
恰喜林氏早已買了隣舍一所房子就同這邊住宅  
開門通連一處當時留下良氏母女同繼氏母女都  
在新房居住紅紅跟着繼氏閨臣同紅蕖蘭首住在

樓上小峰陪着廉亮在書房同居分派已畢大排筵  
宴眾姊妹陪繼氏良氏坐了閩臣道前在水仙村聞  
伯母已於春天起身爲何此時才到良氏道一路頂  
風業已難走偏偏當中遇見一座甚麼山再也繞不  
過來廉錦楓道那山補在海中名喚門戶山其實並  
無門戶我們因繞此山足足耽擱半年沿途風又不  
順若非近日得了順風只怕還得兩月才能到哩林  
氏道表嫂既與尹家聯姻爲何女婿並不同來良氏  
道尹家籍貫本是劍南因紅莢媳婦要去赴試都回  
劍南去了當時唐敏開了衆人年貌駱紅蕖改爲洛

姓連唐閩臣枝蘭音林婉如吟若花叅紅蕊盧紫萱  
廉錦楓田鳳翽秦小春共計十人因緇氏執意也要  
赴考只好捏了一個假名都在縣裏遞了履歷到晚  
閩臣同蘭音紅藻都到良氏緇氏並母親房中道了  
安置回到樓上推牕乘涼說起閒話閩臣把泣紅亭  
碑記取出給蘭音紅藻看了也是一字不識二人問  
知詳細不覺吐舌稱異忽見白猿走來也將碑記挈  
着觀看蘭音笑道莫非白猿也識字麼閩臣道這却  
不知當日我在海外抄寫因白猿不時在旁觀看彼  
時我會對他說過將來如將碑記付一文人做爲碑



官野史流傳海內算他一件大功不知他可領略此  
意洛紅藻道怪不得他也望着觀看原來如此因向  
白猿笑道你能建此大功歷白猿聽了口中哼了一  
聲把頭點了兩點手捧碑記將身一縱擡出廳外去  
了三人望着樓廳發發只聽嗖的一聲忽從廳外擡  
進一個紅女上穿紅紬短衫下穿紅紬單褲頭上束  
着紅紬漁婆巾底下露着一雙三寸紅繡鞋腰間繫  
着一條大紅絲絛胸前斜插一口紅鞘寶劍生的滿  
面排紅十分美貌年紀不過十四五歲三人一見嚇  
的驚疑不止閩臣道請問那個紅女姓甚名誰爲何

白樓子  
無與女  
謂此一人  
以字在後  
區區  
并掛

黃夜到此紅女道咱姓顏不知誰是小山姐姐閩臣  
道妹子姓唐本名小山今遵父命改名閩臣姐姐何  
以知我賤名女子聽了倒身下拜閩臣連忙還禮女  
子問了蘭音紅藥名姓一同見禮歸坐道咱妹子名  
紫綃原籍關內祖父在日會在本郡刺史後因病故  
父親一貧如洗無力回籍就在本處舌耕度日不意  
前歲父母相繼去世哥哥顏崖因赴武試三載不歸  
家現有祖母年已八旬前聞太后大開女科咱雖  
有觀光之意奈祖母年高不能同往此間舉目無親  
又無攜伴之人咱妹子也居百香衛與府上相隔不

過數家素知姐姐才名今聞尋親回府不揣冒昧特  
來面求倘蒙攜帶同往俾能觀光如有寸進永感不  
忘聞臣聽了忖道原來碑記所載劍俠就是此人因  
說道妹子向聞父親時常稱頌本郡太守顏青天之  
德那知忠良之後却在咫尺今得幸遇甚慰下懷姐  
始既有觀光美舉妹子得能附驥同行諸事正要叨  
教俟定行期自當稟知叔父到府奉請但府上旣離  
舍間數家之遠爲何就能越垣至此顏紫綃道咱妹  
子幼年跟着父親學會劍俠之術莫講相隔數家就  
是相隔數里也能頃刻而至聞臣道剛才姐姐來時

途中可有所見。顏紫綃道：「別無所見，惟見有一仙猿捧着一部仙錄而去。」閩臣道：「姐姐何以知是仙錄？」顏紫綃道：「咱妹子望見那部書，土紅光四射，霞彩衝霄，約略必是仙錄，因此不敢把他攔住。」閩臣道：「此書正是我妹子之物，不意被這白猿竊去。姐姐可能替取回麼？」顏紫綃道：「此書若被盜賊所竊，咱可効勞取回。這個白猿，上有靈光護頂，下有彩雲護足，乃千年得道靈物。一轉眼間，卽行萬里。咱妹子從何追趕？况白猿既已得道，豈肯妄自竊取？此去必定有因。或者此書不應姐姐所得，此時應當物歸原處，所以他才

竊去。但此書此猿不知從何而來。闈臣就把碑記及白猿來歷並去歲虧他取枕頑耍才能親至小蓬萊各話略略說了一遍。顏紫綃道：「卽如取枕露意成全姐姐萬里尋親得覩王碑文物之盛，此猿作爲原非尋常可比。他已通靈性，若要竊取必不肯冒然而去。向在姐姐跟前可曾微露其意？」閨臣道：「此猿雖未露意，妹子當日曾在他面前說過一句戲言，就把前在船上同白猿所說之話備細告知顏紫綃道。彼時姐姐所說原出無心，那知此猿却甚有意。據咱看來，只怕竟要造份建此奇功。此時攜去所投者無非儒生。」

墨客如非其人他。又豈肯妄投姐姐。只管放心。此去  
包管物得其主。閨臣道。倘能如此。仍有何言。此書究  
歸何處。尙望姐姐留意。顏紫綃道。好在此書紅光上  
徹。霄漢若要探其落在何人之手。咱妹子自當存神。  
洛紅蕖道。妹子聞得劍俠一經行動。宛如風雲來往。  
甚速。姐姐可曾學得此技。顏紫綃道。姐姐如有見委  
之處。若在數百里之內。咱可効勞。紅蕖道。剛才閨臣  
姐姐意欲寄信。邀請林家。婉如妹妹來此。一同赴試。  
離此三十餘里。姐姐可能一往。顏紫綃道。其父莫非  
就是閨臣姐姐。母親。前者咱因閨臣姐姐。日久不

歸會到他家探聽消息今既有信望付咱代勞一走  
閨臣隨卽寫了一信顏紫綃接過說聲夫陪將身一  
縱撩出樓牕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仙書不能久存塵世白猿可謂解事者必不負人  
所囑蔬菴

鏡花緣卷十一

第五十五回

田氏女細談妙劑

洛家娃默禱靈籤

話說顏紫綃接了書信，將身一縱，霎時不見。枝蘭音歎道：「世間竟有如此奇事，真是天朝人物，無所不有。將來上京赴試，路上有了此人，可以高枕無憂了。」洛紅藻道：「碑上可載此人，聞臣道妹子隱隱記得碑記有句幼諳劍俠之術，長通元妙之機，不知可是此女。可惜碑記已失，早知如此，把各人事蹟預記在心，或



抄一個副本豈不是好此時只覺渺渺茫茫記不清了蘭音道姐姐不過是句頑話那知白猿果真將碑記攜去將來倘能物得其主也不枉姐姐辛苦一場紅藻道我們看他不過是個獼猴那知却是得道仙猿那顏家姐姐黑暗中倉卒一遇就能識得白猿辯得碑記可見他的眼力也就不凡這句長通元妙之機只怕就是他哩三人又說些閒話忽見顏紫綃從樓牕攏進道姐姐之信業已交明今日已晚容日再來請教咱妹子去了將身一縱仍從樓牕飛去姐妹三個惟有稱奇叫絕次日絕早起來一心盼望婉如

諸人等之許久，杳無踪跡。蘭音道：「原來這個紅女信，承寄去，却來騙人，不多時，天剛交午，只見林婉如、陰若花、田鳳、翽、秦小春、姊妹四個，竟自攜手而來。拜了林氏、史氏，見了閨臣、蘭音、紅紅、亭亭，並與洛、紅葉、廉錦、楓見禮，各道渴慕之意。閨臣又引他們見了良氏、緇氏，同到內書房，姐妹十個一同相聚，好不暢快。洛紅葉提起昨晚託人寄信之話，若花聽了，笑個不了。蘭音道：「姐姐爲何發笑？」若花道：「向來我與婉如、阿妹一房同住，昨晚天交二鼓，閉了房門，收拾睡覺。婉如阿妹剛把鞋子脫了一隻，忽然房門大開，攆進一個

人來婉如阿妹一見嚇的連鞋也穿不及赤着一腳就朝牀下鑽去幸虧我還不怕問明來意把信存下那顏家阿姐去遠他才鑽了出來衆人聽了一齊大笑婉如道閩臣姐姐也太不曉事那有三更半夜却教人寄信虧得妹子膽量還大若是膽小的只怕還要嚇殺哩田鳳翽道姐姐雖未嚇殺那赤腳亂鑽光景也就嚇的可觀了廉錦楓道閩臣姐姐託何人寄信却將婉如姐姐嚇的這樣閩臣把昨晚情節說了衆人這才明白洛紅藻道昨晚顏家姐姐掀進樓廳只覺一道紅光我也喫了一嚇及至細看那知他衣

履穿戴無一不紅並且面上也是緋紅映着燈光倒也好看秦小春道這樣紅人當日命名爲何不起紅字却起紫字今紅紅姐姐面紫反以紅字爲名據我愚見這二位姐姐須將名字更換方相稱哩田鳳翔道命名何必與貌相似若果如此難道亭亭姐姐面上必須有亭若花姐姐面上必須出花麼若花道正是我才細看紅紅亭亭兩位阿姐面上那股黑氣近來服了此地水土竟漸漸退了適聽鳳翔阿姐出花二字我倒添了一件心事聞臣道姐姐此語怎講若花道愚姐向聞此處有個怪症名叫出花又名出痘

外國人一經到了天朝，每每都患此症。今紅紅亭亭兩位阿姐，因感此地水土，既將面色更改，久而久之，我們海外五人，豈能逃過出痘之患？所以憂慮紅紅亭亭聽了，也發愁道：「姐姐所慮極是，這却怎好？只怕此命要送在此處了。」廉錦楓道：「送命倒也乾淨，只怕出花之後，臉上留下許多花樣，那才坑死人哩。」婉如笑道：「留下花樣豈但坑死人，只怕日後配女婿還費事哩。」蘭音道：「怪不得婉如姐姐面上光光，竟同不毛之地。原來却爲易於配婿，而設難道，赤足亂鑽，把脚放大了，倒容易配女婿麼？」閩臣道：「你們只顧鬧嘴頭。」

笑那知此事非同兒戲，若不早作準備，設或出痘，誤了考期，那却怎好？向來九公見多識廣，秘方最多，此事必須請教九公，或者他有妙藥也。未可知，就請小春姐寫一信去。田鳳翽道：何必寫信不瞞諸位姐姐說？我家向來就有稀痘奇方，卽如妹子自用此方，至今並未出痘，就是明驗。若花道原來府上就有奇方，如此更妙，不知所用何藥？此方向來可曾刊刻流傳？田鳳翽道：此方何曾不刻？奈近來人心不古，都尚奢華，所傳方子如係值錢貴重之藥，世人看了無論效與不效，莫不視如神明，尙所傳方子並非值錢貴

重之藥，即使有效，他人看了，亦多忽略，置之不用。我家這方，雖屢試屢驗，無如並非貴品，所費不過數文，所以流傳不廣。此方得自異人，我家用了數代，凡小兒無論男女，三歲以內用川練子九個，五歲以內用十一個，十歲以內用十五個，須擇曆書除日煎湯，與小兒洗浴，洗過略以湯內濕布揩之，聽其自乾。每年洗十次，或於五月六月七月檢十個，除日煎洗更好。因彼時天暖，可免受涼之患，久久洗之，永不出痘，卽出痘亦不過數粒，隨出隨愈。如不相信，洗時可留一指不洗，出痘時，其指必多，你問五位妯娌，如用此方。

或將川練子加倍大約三十個也就够了衆人聽了  
個個歡喜蘭音道一年只洗十次是指小兒而言我  
們年紀既大恐十次藥力不到據我拙見一年共有  
三十六個除日莫若遇除就洗諒無洗多之患况妹  
子生成是個藥樹幼年因患腹脹何嘗一日離藥今  
又接上煎洗這才叫作裏敷外表哩秦小春道妹子  
聞得世間小兒出花皆痘疹娘娘掌管男有痘兒哥  
哥女有痘兒姐姐全要仗他照應方保平安今你五  
位姐姐只知用藥煎洗若不叩祝痘疹娘娘設或痘  
兒姐姐不來照應將來弄出一臉花樣不獨婉如姐



姐那句擇婿的話要緊並且滿臉高高下下平時搽粉也覺許多不便尙花樣過深還恐脂粉擦不到底那才是個累哩紅紅道閨臣妹妹府上可供這位娘娘閨臣道此是廟宇所供之神家中那得有此若花道婦女上廟燒香未免有違閨訓這却怎好閨臣道上廟燒香固非婦女所宜且喜痘疹娘娘每每都在尼庵去歲妹子海外尋親亦曾許過觀音大士心願至今未了莫若稟知母親明日我同五位姐姐夾了嬌嬌一同前去豈不一舉兩便紅蕖道妹子意欲求籤問問哥哥下落明日如果要去妹子也要奉陪閨

臣當時稟過母親與媵媵說明好在監隣白衣庵就有痘疹娘娘到了次日史氏帶着唐閨臣洛紅稟陰若花枝蘭音廉錦楓黎紅紅盧亭亭來到間壁尼庵有個戴髮的老尼名叫末空將衆人引至大殿淨手拈香拜了觀音紅稟求了一籤問問哥哥下落恰喜得了一枝上上吉籤這才略略放心末空又引至痘疹娘娘殿內一同參拜焚化紙帛閨臣道請問師傅寶利可供魁星末空道間壁喜神祠供有魁星彼處也是尼僧諸位小姐如要拈香不過一牆之隔小尼奉陪過去閨臣道彼處魁星可曾塑有女像末空道

這却從未見過小姐如發慈心另塑一尊却也容易  
諸位女菩薩適才拜佛未免勞碌且到裏面獻茶歇  
息歇息再到各處隨喜史氏道師傅見教甚是大家  
來至禪堂一齊歸坐道婆獻茶未空一一請問姓氏  
及至問到洛紅藥跟前把眼揉了一揉又望了一望  
登時垂淚道小姐莫非寶王主人之後麼我家徒弟  
要訪駱老爺下落一連數載杳無音信那知天緣湊  
巧今日竟得小姐到此洛紅藥見老尼之話不倫不  
類惟恐被人識破行藏忙遮飾道師傅休要認錯我  
雖姓洛乃水旁之洛那知駱老爺下落未空道請問

唐小姐此地唐探花，是你何人。閹臣道：是我家父，未空道，却又來當日唐老爺未中探花之時，曾在長安，與敬業大人賓王大人結拜弟兄。我的丈夫曾經目覩，今二位小姐恰恰同至小庵，非賓王主人之後，而何小姐何必隱瞞。我豈爲禍之人。况小徒就是駱公子之妻，今雖冒昧動問，豈是無因。紅藻見話，有因慌忙問道：令徒姓甚名誰。如今在麼。未空道：此人之父，乃太宗第九子，人都呼爲九王爺，因滅寇有功，曾封忠勇王爵，素與駱老爺相交最厚，故將郡主許與駱公子爲妻。此女現在小庵，名喚李良箴，因恐太后訪

金瓶梅 卷一百一十一  
察就從外祖之姓改爲姓宋紅蕖道師傅此話錯了  
我同駱府雖非本家向有親誼他家之事也還略知  
一二駱公子雖係九王府中郡馬郡主久已亡過後  
來雖有欲續前姻之話因王爺並未生有郡主彼此  
旋卽離散至今十餘年何嘗又與王府聯姻此話令  
人不解未空道原來小姐不知此中詳細待我慢慢  
講來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五百里賢人聚則德星見數萬里才女聚宜乎女  
魁星出矣疏菴

鏡花緣卷十二

第五十六回

詣芳隣姑嫂巧遇

遊瀚海主僕重逢

話說未空道原來小姐不知此中詳細待小尼講這  
根由我本祁氏丈夫名叫喬琴無志功名向在駱府  
課讀公子駱老爺因與王府聯姻同我丈夫說知將  
我薦與九王爺課讀大郡主未及一載大郡主去世  
我要回來娘娘再三挽留只得仍舊住下彼時九王  
爺回娘娘又懷身孕曾與駱老爺指腹為婚倘生那

主情願與駱公子再續前姻不意方才定婚駱老爺帶了公子卽同徐老爺舉兵遇難我丈夫跟在軍前存亡未卜到了次歲娘娘才生二郡主老身因這郡主是駱公子之妻加意照管用心課讀以冀將來丈夫同公子回來仍好團聚那知九王爺因皇上貶在房州久不復位心中不忿同河北都督姚禹起了一枝雄兵前去接駕不意時乖運舛登時也就遇害我同太監瞿權帶着二郡主並小王爺宋素暗地奔逃不料逃至中途被大兵衝散太監同小王爺不知去向老身喫盡辛苦才能保得郡主逃至此庵虧得庵

主相待甚好，問明來歷，就留我們在此帶髮修行。庵主去世，我就權當住持。在此業已七載，至今仍舊帶髮，卽是明證。郡主今年一十五歲，每目惟以詩書佛經消遣，從不出戶。因此人都不知洛紅藥村道指腹爲婚，向日母親也曾言過。至喬琴夫婦兩處課讀，原有其事。今聽老尼之言，絲毫不錯。可見我嫂嫂果真在此庵內。因說道：師傅既是郝氏師母，我又何敢再爲隱瞞。剛才實因不識師母，故爾支吾。尙求見諒。我嫂嫂現在何處，卽求引去一見。末空道：待老身領他出來。於是進內把宋良箴領出，衆人看時，只見生得



龍眉鳳目舉止不凡大家連忙見禮讓坐未空把這情節向宋良箴說了洛紅葉見了嫂子因想起哥哥不覺垂淚道原來嫂嫂却在此處若非今日進香何由得知不意府上也因接駕合家離散真可謂六親同運能不令人傷感宋良箴聽了淚落如雨欲言不言只得含羞帶淚答道聞得太公婆婆都逃海外近來身上可安姐姐何由至此紅葉不覺嘆咽道祖父同母親都已去世妹子虧得唐伯伯之力方能復返故鄉正要告訴逃到海外各話史氏接着道此間說話不便郡主既是至親自應請到家內再爲細談宋

良箴道姪女出家多年，乃方外之人，豈可擅離此庵，尚求伯母原諒。閨臣道：話雖如此，好在彼此相離甚近。此時過去談談，就是晚上回來，也不費事。宋良箴仍要推辭。衆姐妹不由分說，一齊簇擁出了庵門。別了未空，來到唐府。同林氏、緇氏諸人見過姑嫂，彼此訴說歷年苦况，嗟歎不已。到晚，林氏再三挽留，並勸他同去。赴試慢慢打聽駱公子下落。宋良箴那里肯應。無如衆姊妹早把行李命人搬來。良箴身不由己，只得勉強住下。閨臣也替他在縣裏遞了履歷。從此衆姊妹都聚一處，但遇除日，若花就同紅紅諸人煎

湯洗浴就是良氏繙氏也都跟着煎洗。閩臣因想起泣紅亭之事，卽託末空在魁星祠內塑了一尊女像，以了海外心願。這日縣考繙氏也隨他們姐妹十一個同去赴試，喜得太后詔內有命女親隨，一二人伴其出入之話，因此凡有女眷伴考，都不稽查點名時，暗用髻環頂替繙氏混在其內，胡亂考了一回，到了發案，閩臣取了第一，若花紅紅亭亭也都高標，惟繙氏取在末名，心中好不懊惱。繡紫綃文字不佳，幸虧衆姊妹替他潤色，才能取中。各人都豎了匾額，到了科考，衆人以爲繙氏必不肯去，誰知他還是興致勃

勒道。以天朝之大。豈無着文巨眼。此番再去。安知不遇知音。又進去考了一場。及至放榜。竟中第一名。郡元若花第二。閩臣第三。紅紅第四。亭亭第五。其餘亦皆前列。顏紫綃虧衆人相幫。也得高中。大家忙亂去拜老師。繙氏只得裝作染病。各家都豎起文學淑女匾額。好不榮耀。繙氏這才心滿意足。因向閩臣衆人道。此次郡考。我本不願再去。惟恐又取倒數第一。豈不把老臉丟盡。奈連得夢兆。說我不去。應着日後才女榜上缺了一人。必須我去。方能奏足一百之數。所以勉強進去。那知倒徼倖取了第一。將來我還不知

可能去應部試其實要這第一何用閩臣道伯母若  
非限於年歲倘去殿試怕不奪個頭名才女回來明  
年把這第一留給亭亭姐姐也是一樣林氏道聞得  
郡考取中不足二十人今我家倒有十二人之多可  
見本郡文風都聚我家了若論喜酒須分十二天方  
能喫完明日又喫喜酒又是壽酒更覺熱鬧今日先  
從老元喫起了良氏道老元二字怎講史氏道縉氏  
嫂嫂本是老才女今又中了郡元豈非老元麼大家  
說說笑笑暢飲喜酒次日乃唐敏五十大慶家中演  
戲本府木縣以及節度都與唐敏有賓東之誼齊來

拜壽隨後各家小姐印巧文寶耕烟祝嘏也來叩  
祝還有本地鄉宦女兒蕙亞蘭鍾繡田花再芳因素  
日拜從唐敏受業兼之郡考得中都來拜謝並來祝  
壽顏紫綉也隨衆人同來閨臣一一讓至客座看戲  
衆姊妹都來相陪彼此問了名姓真是你憐我愛十  
分投機緇氏恐被衆人看破另在一席坐了用過早  
麵閨臣將衆人引至自己書房只見詩書滿架筆硯  
精良個個稱贊不已印巧文道前者捧讀諸位姐姐  
佳作真令人齒生香家父閱卷時因想起詔內有  
靈秀不鍾於男子之句可見太后此言並非無因就

只郡元這本卷子令人可疑若論倜儻清雅以閩臣  
姐姐第一論富麗唐皇以若花姐姐第一至郡元文  
字雖不及二位姐姐英發但結實老練通場無出其  
右似非出之幼女之手彼時家父再三斟酌言此人  
若非苦志用功斷無如此筆力此等讀書人若不另  
眼相看何以鼓勵人才所以把他取在第一其實不  
及二位姐姐時派祝題花道郡元前在縣考家父也  
喜他文字因筆力過老恐非幼女兼恐清代因此取  
在末名可惜此人方才得中就染重病至今未得一  
見究竟不知年歲幾何諸位姐姐可曾會過衆人都

一聖婚鳥  
其時化  
疏經

回不知，婉如道：「這位邵元，只怕亭亭姐姐向來同他熟識，亭亭忙說道：「姊妹休得取笑，你們都是此地人，還不認識，何況我是異鄉人哩。」秦小春道：「原來姐姐同他也是素昧平生，這就是了。」印巧文道：「家父前日評論紅紅亭亭二位姐姐文字，都可首列，無如邵元之後，恰恰撞見閩臣若花二位姐姐卷子，因此稍覺奉屈。」紅紅道：「妹子僻處海隅，素少見聞，今得前列，已屬非分，何敢當此奉屈二字。」亭亭道：「妹子固才疏學淺，然亦不肯多讓。今老師以閩臣若花姐姐前列，我又不能不甘拜下風了。」祝題花道：「昨印伯伯與家父



評論諸位姐姐文字言天下人才固多若以明年部  
試首卷而論除閩臣若花二位姐姐之外再無第三  
人如品論訛錯以後再不敢自居看文老眼可見二  
位姐姐學問非獨本郡衆人所不能及卽天下閩才  
亦當退避三舍哩竇耕烟道昨聞家父言現在看文  
巨眼應推印伯伯當代第一諸位姐姐旣被獎許將  
來名振京師已可概見今日得能幸遇誠非偶然若  
花道妹子海外庸愚正愧知識短淺適蒙過獎更增  
汗顏至閩臣阿妹才名素著自應高擢妹子何知昨  
雖濫邀前列不過偶爾微倖豈可作得定準廉錦楓

道部試首卷老師既如此評論來年殿元自然也不  
出閨臣若花二位姐姐之外了印巧文道殿試甲乙  
家父却未評論蘭音道據妹子看來老師所以不言  
者大約因恩詔條例言殿試毋許磨錄又不彌封恐  
太后別有偏愛因此不敢預定高下祝題花點頭道  
姐姐所論不差花再芳道殿試若不彌封那殿元我  
倒有點想頭鍾繡田道何以見得花再芳道聞得當  
年我們還未出世時太后曾命百花齊放大宴羣臣  
吟詩做賦甚爲歡喜明年闈卷看見我花再芳三字  
倒像又要百花齊放光景一時心喜把我點作殿元

也不可知哩。秦小春冷笑道：「這是姐姐過謙。若論文字，姐姐就可點得殿元。何在尊名？」花再芳道：「外面鑼鼓聲喧，這樣好戲，我們却在此清談，豈不辜負主人美意？」如諸位姐姐不去，妹子要失陪了。閩臣忙道：「姐姐既喜着戲，妹子奉陪同去。」洛紅蕖道：「此處客多，姐姐是主人，只好在此陪客。妹子替你代勞陪。」再芳姐姐去，再芳道：「姐姐是客，怎好勞駕？」宋良箴道：「他雖是客，他是唐府人也，算半主。這有何妨？」紅蕖聽了，把良箴瞅了一眼，滿面緋紅。同再芳去了。竇耕烟道：「紅蕖姐姐莫非就是世嫂麼？」閩臣道：「正是。」燕亞蘭道：「巧文。」

題花二位世姐同耕烟姐姐學問鴻博妹子常臨老師言及今得幸遇真是名下無虛現在各處紛紛應考爲何還在此耽擱實耕烟道昨同印祝兩位姐姐商議今日過了老師壽誕早晚就要回籍他們二位都是家學淵源此去定然連捷妹子學問淺薄才女之名自知無分大約明春京師之行只好奉讓諸位姐姐了聞臣道姐姐說那里話來若姐姐不到京師只怕那個殿元還無人哩顏紫綃道咱妹子有句話說今日難得大家幸遇氣味又都相投咱們何不結個異姓姊妹日後到京彼此也有照應諸位姐姐以

爲何如衆人都道如此甚好田鳳翽道再芳姐姐一  
心想中殿元看他光景未必把我們看在眼裏兄他  
現在看戲可以不去驚動莫若把紅蕖姐姐悄悄找  
來我們十七人一同結拜罷婉知道姐姐所言極是  
隨命翠環把洛紅蕖請來告知此意紅蕖甚喜當時  
鋪了紅氍毹姊妹一齊團拜少時林氏進來邀去看  
戲到晚宴畢各散齊耕烟印巧文祝題花各回本籍  
赴考顏紫綃也拜從唐敏看文衆姊妹都在唐府用  
功殘冬過去了正月闈臣同衆人要去赴試先在  
府縣起了文書惟恐緇氏要去也把文書起了後來

虧得良氏史氏再三勸阻，繙氏這才應允不去。唐敏恐蒼頭乳母沿途難以照管，同林氏商議送了老尼未空並多九公許多銀兩，託他們同去照應。多九公正要照應甥女田鳳，勦秦小春赴試，聽見此話，正中下懷。未空也因徒弟宋良箴上京甚不放心，今見林氏送銀託他，如何不喜，即換了舊日衣服過來等候起身。當時選擇吉期，因這年閏二月，就選了二月中旬日子。是日林氏安排酒宴，送行閨臣拜別母親叔嬭，命小峰好好在家侍奉，即同顏紫綃、林婉如、洛紅、葉廉、錦楓、田鳳、勦秦小春、宋良箴、黎紅、紅盧亭亭、枝

蘭音陰若花共十二人各帶僕婦齊往西京進發眾姊妹本擬去年臘月就要動身因洛紅蕖久已寫信通知薛蘅香意欲等他海外回來又因婉如說徐麗蓉司徒斌兒當日曾有要來嶺南之話惟恐他們起試以便攜伴同行那知等之許久杳無音信眾人只得起身原來徐承志自從別了唐敖帶了徐麗蓉司徒斌兒改爲余姓竟奔淮南一路甚感唐敖救出淑士之德司徒斌兒也感贖身救拔之恩余麗蓉道哥嫂嫂此番幸遇唐伯伯我們方能骨肉團圓此去淮南不知機緣若何那文伯伯哥哥向日可曾見過

其家還有何人文伯母是何姓氏，余承志道：文伯伯我雖見過一面，那時年紀尚小，至文伯母是何姓氏，我更不知，只好且到淮南再去打聽。這日行至中途，船上幾個舵工忽都患病，兄妹正在驚慌，恰喜迎面遇見一隻熟船，當時請了一位舵工過來，那隻船上還有一位老翁，要搭船同到淮南。余承志因船主人再再相託，情不可却，只得應承。及至過船，細談原來却是麗蓉乳母之夫，名叫宣信，當年被大兵衝散，逃到淮南節度文老爺府內，在彼十餘年。文老爺早知徐公子逃在海外，因久無音信，特命奶公到海外尋



訪這奶公因見承志面目宛如敬業主人所以借搭  
船之名過來探聽那知不但主僕相遇並且夫婦重  
逢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散似水銀瀉地聚如磁石引鍼不穿不鑿自然一  
串珠連熬費良工辛苦蔬菴

鏡花緣卷十二

第五十七回

讀血書傷情思舊友

聞凶信仗義訪良朋

話說余承志正因不知文府消息無從訪問今見奶公歡喜非常當時乳母領宣信與麗蓉司徒斌兒見禮余承志問起文府親丁幾口宣信道文老爺祖籍江南寄居河北並無弟兄跟前五位公子都是章氏夫人所生還有二位小姐是姨娘所生姨娘久已去世大公子名文芸二公子名文蒞三公子名文其四

公子名文菘五公子名文苾現任年紀都在二十上下個個勇猛非凡大四兩位公子尤其足智多謀人盡呼爲文氏五鳳文老爺年紀雖不足五旬時常多病頗有老景兼之屢次奉旨征勦倭寇鞍馬勞頓更覺衰殘近來淮南臨海一帶海寇得以安靜全虧五位公子輔佐之力文老爺人要退歸林下因主上既在房州尙未復位所以不忍告歸大約主上一經還朝也就引退了麗蓉道二位小姐現年幾何宣信道都在十五六歲大小姐名書香許與林侍郎公子林烈爲妻二小姐名墨香許與陽御史公子陽衍爲妻

現在府中都未出室承志道五位公子可曾配婚宜  
信道雖都聘定尙未婚娶大公子自幼聘山南節度  
章老爺小姐章蘭英爲妻二公子聘潮州邵守邵老  
爺小姐邵紅英爲妻三公子聘工部尙書戴老爺小  
姐戴瓊英爲妻四公子聘許州參軍由老爺小姐由  
秀英爲妻五公子聘柳州司馬錢老爺小姐錢玉英  
爲妻這位章氏天人就是河東節度章更老爺胞姐  
爲人慈祥一生好善相待兩位小姐如同親生凡有  
窮人莫不周濟諸如捨藥施棺修橋補路之類真是  
遇善必行淮南一帶人人感仰都以活菩薩稱之承

志道這五位公子爲何都不成親。宣信道：「文老爺本  
早要替衆公子婚娶，因太后頒有考才女恩詔，這些  
小姐都要赴試，所以耽擱。文府兩位小姐至今尙未  
出閣，也是這個緣故。」承志道：「原來國中近日又有考  
才女一事，這惡婦並不迎主，還朝還鬧這些新鮮題  
目也。」武高興了，宣信道：「小主母同小姐向來可曾讀  
書，若都能文，將來到了文府，只怕兩位文小姐都要  
攜着赴考哩。」承志道：「我同這惡婦乃不共戴天之讐，  
豈可令妻妹在他跟前應試。」宣信道：「公子此話雖是  
但恐那時章氏夫人高興，特命同去，何能推脫。」承志

道那河東節度章老爺既是這邊章氏夫人胞弟他家幾位公子幾位小姐想來你也知道了。宣道章府同文府郎舅至親時常來往他家若大若小老奴那個不知承志道當日老爺在軍前同我別時曾給我兩封血書一送淮南文老爺一送河東章老爺將來到過文府如路上無人盤查還到河東見兒章老爺所以問問他家光景你既曉得何不談談日後到彼省得臨時茫然宣信道他家人口甚多今日若非問起將來公子到彼何能知其頭緒這位章老爺祖籍江南弟兄四位共生四位小姐十位公子如今章

老爺三位兄弟俱已去世那十位公子年紀也在二旬上下個個英勇四五兩位公子學問更高人都呼爲章氏十虎大公子名章荏自幼聘開封司馬井老爺小姐井堯春爲妻二公子名章芝聘會稽郡守左老爺小姐左融春爲妻三公子名章衡聘劍南都督廖老爺小姐廖熙春爲妻四公子名章蓉聘武林叅軍鄴老爺小姐鄴芳春爲妻五公子名章鄒聘戶部尚書副老爺小姐鄒錦春爲妻六公子名章莒聘吏部郎中鄒耆翁小姐鄒婉春爲妻七公子名章荅聘常州司馬施老爺小姐施艷春爲妻八公子名章芹

聘兵部員外柳老爺小姐柳瑞春爲妻九公子名章  
芬聘太醫院樞老爺小姐潘麗春爲妻十公子名章  
艾聘洛陽司馬陶老爺小姐陶秀春爲妻都等應過  
女試才能完姻麗春道那四位小姐年紀也都相仿  
庶宜信道四位小姐年紀都與支府小姐差不多大  
小姐名蘭芳許與御史蔡老爺公子蔡崇爲妻二小  
姐名蕙芳許與翰林譚老爺公子譚大爲妻三小姐  
名瓊芳許與學士葉老爺公子葉洋爲妻四小姐名  
月芳許與中書樞老爺公子褚潮爲妻也因要應女  
試都未出閣章文二位老爺因爵位甚尊將來諸位



小姐出去應考若用本姓恐太后疑有情託等弊因  
此將諸位小姐應試履歷都用夫家之姓如今在家  
就以夫家之姓相稱若不說明將來公子到彼聽他  
稱呼還覺詫異哩承志道章府十媳文府五媳名字  
為何都像姊妹一般宣信道這是章氏夫人寫信照  
會各家都以英春二字相排以便日後看題名錄彼  
此都可一望而知主僕一路閒話因沿途逆風走了  
多時這日到了淮南另僱小船來到節度衙門奴公  
進去通報承志見了文隱投了血書文隱看了不覺  
觀物傷情一時觸動自己心事更自悽愴不已道介

尊雖大事未成，且喜賢姪幸逃海外，未遭毒手，可見上天不絕忠良之後。今日得見賢姪，真可破涕爲笑。因又捫鬚歎道：賢姪，你看我年未五旬，鬚髮已白，老病衰殘，竟似風中之燭，自與令尊別後，十餘年來，如處荆棘心，事可想而知。境界如此，安得不老？古人云：君辱臣死，今雖不至於辱，然亦去辱無幾。五中能每憚恨賢姪，要知我之所以苟延殘喘，不肯引退者，一因主上尙未復位，二因內亂至今未平。若要引退，不獨生前不能分君之憂，有失臣節，卽他日死後，亦何顏見先皇於地下。然既不能退，只好進了。無如彼黨

金瓶梅詞話卷一百一十二  
日漸猖獗一經妄動不啻飛蛾投火以叩就石况令  
尊之後又有九王諸人前車之鑒不惟徒勞無功更  
與主上大事有礙時勢如此真是退既不可進又不  
能蹉跎日久良策毫無不忠二字我文某萬死何辭  
而且年來多病日見衰頹每念主上不覺五內如焚  
看來我也不久人世勢難迎主還朝亦惟勉我後人  
善承此志以了生平未了之願仍有何言說罷嗟歎  
不已將承志安慰一番並命僕人把二位小姐接入  
內衙司徒斌兒同余麗蓉都到上房一一拜見並與  
書香墨香二位小姐見禮彼此敘談十分契合余承

志拜過章氏夫人來到外廂與五位公子一同相聚閒話間惟恨相見之晚大公子文芸道當日令尊伯伯爲國捐軀雖大事未成然忠心耿耿自能名垂不朽大丈夫做事原當如此至於成敗只好聽之天命莫可如何五公子文芸道若依我的主見早已殺上西京如今把主上不是禁在均州就是監在房州遷來遷去成何道理這總怪四哥看了天象要候什麼度數又是什麼課上孤虛以致耽擱至今真是養癰成患將來他的羽翼越多越難動手哩二公子文其三公子女師也一齊說道武氏如把主上好好安頓

我們還忍耐幾時，等等消息，倘有絲毫風吹草動，管他什麼天文課象，我們只好且同五弟並承志哥哥殺上長安，管教武氏寸草不留，他才知文家利害。四公子文菘道：兩位哥哥同五弟何必性急，現在紫微垣業已透出微光，那心月狐光芒日見消散，看來武氏氣數甚覺有限，大約再遲三五年，自必一舉成功。此時若輕舉妄動，所謂逆天行事，不獨自己已有損，且與主上亦更有害。當日九王爺之舉，豈非前車之鑒麼？文菘道：兄弟記得前年四哥曾言武氏惡貫盈滿，即日即滿，為何此時又說還須三五年？這是何意？文菘道：

當日我說武氏惡貫卽滿者、因心月狐光芒已退、誰知近來忽又吐出一道奇光、紫微垣被他這光欺住、不能十分透露、因此才說還須三五年方能舉事、這道奇光我聞那些臆斷之徒、都道以爲回光反照、那知却是感召天和所致、余承志道有何驚天動地善政、却如此文菘道、我因這事揣奪許久、竟不知從何而至、後來見他有道恩詔、才知此光大約因這恩詔所感而來、承志道何以見得文菘道、他因七十萬壽、所以發了一道恩詔、內中除向例蠲免、減等廣額、加級等項、另有覃恩十二條、專爲婦女而設、諸如旌

表孝悌掩埋枯骨釋放宮娥恩養殘婦設立藥局起  
造貞祠以及養媪院育女堂之類皆前古未有之聯  
典此詔一出天下各官自然遵照辦理登時活了若  
干民命救了無數苦人生者沐恩死者銜感世間許  
多抑鬱悲泣之聲忽然變了一股和藹之氣如此景  
象安有不上召天和奇光之現大約因此無奈他殺  
戮過重造孽多端雖有些須光芒不過三五年即可  
消盡此時正在鋒頭萬萬不可輕動五弟如不信不  
出數日自然有個效驗承志道請教是何效驗文菘  
道小弟連日夜觀天象隴右地方似有刀兵之象但

氣象衰敗必主失利據我揣奪此必隴右史伯伯誤聽謠言以爲心月狐回光反照意欲獨力勤王建此奇功那知輕舉妄動却有殺身之禍正在談論果見各處紛紛文報都說隴右節度使史逸謀叛太后特點精兵三十萬命大將武九思征勦衆人聽了這才佩服文菘眼力不差承志道史伯伯若果失利可惜駱家兄弟少年英豪投在彼處不知如何文芸道莫非賓王伯伯之子兄長何以知其在此承志道當日先父同駱家叔叔起兵時小弟與駱家兄弟都在軍前後因兵馬大傷事機不能挽回先父命弟投奔淮



南駱家兄弟投奔隴右此時若史伯伯失利豈非他亦在內文荃道我們離得過遠不能救他這却怎處文芸道即使相近又何能救此時惟有暗暗訪他下落再作計較文荃道賓王伯伯向同父親結義至交今駱家哥哥既然有難我們自應前去救他豈可袖手文篩道爲今之計我與三弟且同承志哥哥偷上隴右探探下落如何文芸道你們且去稟知父親再定行止文荃道此事只好瞞着父親如何敢去稟知文芸道若不稟知如此大事我又焉敢隱瞞文菘道昨日兄弟偶爾起了一課父親驛馬星動大約不日

就有遠差兩位哥哥莫若等父親出外再議良策豈不是好文誦道如此敢好但恐四弟騙我文荃道四弟之課向來從無舛錯我們且耐幾日再看如何文不道若果如此你們設或去時切莫把我丟下文荃道五弟驛馬雖動但恐不是隴右之行過了兩日文隱接了一道御旨因劍南倭寇作亂命帶兵將前去征勦所有節度印務仍着長子文芸署埋文隱接了此旨那敢怠慢星速束裝帶了文松文荃並一千衆將卽日起身往劍南去了文誦文荃約了余承志帶了幾名家將在章氏夫人跟前扯了謊要到五臺進

香冥實要往隴右探駱承志下落文芸再三相勸那  
里阻得住只得託了余承志諸事照應並於暗中命  
人跟去探聽三人上路望隴右進發一路飢餐渴飲  
早起遲眠說不盡途中辛苦未知如何下回分解  
前文如紅紫叢中色香可愛忽接此虹光劍氣之  
文令人眉飛色舞天孫之錦固非一色者蔬菴